

欧美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The Good Soldier Schweik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 哈谢克 著
张蔚乡 译

全美高级教师联盟
法国师范与教学研究会
共同评定推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ENGHONG

欧美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好兵帅克历险记

The Good
Soldier
Schweik

[捷克] 哈谢克 著

张蔚乡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历险记/(捷克)哈谢克(Hasek,J.)著;张蔚乡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

(欧美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ISBN 978-7-214-06459-2

I. ①好… II. ①哈…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3415号

书 名 好兵帅克历险记

著 者 [捷克]哈谢克

译 者 张蔚乡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何 花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61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459-2

定 价 14.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好兵帅克历险记》导读

【法】特尼尔·巴拉洛夫

（图尔大学）

现在大家将要看到的是一个士兵的故事——不是瑞恩，不是兰博，而是那位著名的捷克列兵。

有人说：捷克民族不需要再创造别的世界品牌，只要拥有了哈谢克和帅克，就足以显示其伟大了。

《好兵帅克历险记》这部讽刺性的巨著，创造了一个波希米亚的“堂吉珂德”，捷克人的文学彰名世界，完全是得益于这部作品。下面，我们就去看看那故事中到底记述了一个怎样的人物吧。

可以说，这是一个十足的令人发笑的傻瓜，在布拉格做狗贩子，还专干坑蒙拐骗的勾当。同时又是一个憨厚老实、天真可爱的小人物，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脸上永远挂着傻乎乎的微笑。要说他是个很会说笑话，爱东拉西扯，常常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扯到了一起的人，没有人会对这一点提出反驳。而他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只是常常乐于助人却又总是帮倒忙——这就是帅克，一个被军医诊断为白痴而被迫退伍的老兵，正犯着风湿痛，却在女仆的帮助下，坐着轮椅去报名参军，表示效忠奥地利皇室，这与当时捷克人的真实情感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啊，但它确实实

是由帅克这个人物做出来的。

这个人物，帅克，实在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事实上，就像他那些愚蠢的伙伴一样，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参加战争，但却自愿成了列兵队伍中的一员，并且还阴差阳错地做了上尉军官卢卡什的勤务兵，后来又成了随军神父奥托·卡茨的勤务兵。他看上去就像一位合格的军人那样，无条件地顺从上司，对于上级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但谁能想到，正是他这种没有头脑的顺从和好心，却常常搞得上司笑话百出、狼狈不堪呢？帅克经常毫不犹豫地对人承认当局和上司对他的愚蠢的认定，说：“报告长官，我是个傻瓜。”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小说本身可以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中真正愚昧和昏庸的根源在皇宫里，他正是以帅克的愚蠢来间接地愚弄了那些表面上衣冠楚楚的人。

帅克以他自己的愚行，引出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愚蠢，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场战争本身的荒诞性。这种以愚蠢揭示愚蠢，以荒诞反抗荒诞的方法，正是现代艺术反抗非人性文明的重要途径。

当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帅克时，这样指出：“帅克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周围的世界，一个愚蠢的世界，结果人们无法分辨他是否真的也是愚蠢的。他轻而易举地、同时又是欢快地适应了统治者的秩序，并非他发现了其中的意义，而是他发现了无聊和无意义。他逗自己开心，也逗他人开心。通过夸张的唯唯诺诺，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玩笑。”以玩笑的方式对待世界的荒诞，这正是《好兵帅克历险记》这部书的真正含义所在。

我们知道，仆从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真正颠倒的关系，就像作为附庸国的捷克与作为宗主国的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一样，奴役者看上去很聪明，很强大，处处支配者被奴役者，可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被奴役者。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了他们的

仆人，就寸步难行。这样，即使碰上的是一位愚蠢的仆从，他们也不得不听其摆布和愚弄。帅克的行径，就正好体现了弱势民族和阶层的这一种特殊的反抗方式。

在捷克人看来，哈谢克是他们民族的伟大英雄，他创造的帅克形象，揭示了捷克民族典型的特性。由此，受他的影响在以后的岁月里又诞生了许多具有相同气质的作家和作品。例如 20 世纪初期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哈谢克式的闹剧。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继承了哈谢克和卡夫卡的精神遗产，他的小说，如《笑忘录》，对捷克文化精神做出了精彩的描述：以笑的方式来遗忘痛苦和对抗暴政。这一点，开启了二战后的所谓“黑色幽默”小说的先河。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描写二战的黑色幽默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在揭示现代人类文明，尤其是战争文化的荒诞性方面，与《好兵帅克历险记》是一脉相承的，尤索林可以说就是二战时代的、美国的帅克。

帅克的故事没有结束，我想，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像奥匈帝国和捷克民族那样的不平等关系，帅克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结束。

目录

Contents

《好兵帅克历险记》导读	001
第一章 帅克妄议世界大战	001
第二章 帅克在警察局	014
第三章 帅克与法医	022
第四章 帅克从疯人院里被赶出来	029
第五章 帅克在警察署里	035
第六章 帅克结束了噩梦，回到了家	045
第七章 帅克当兵	057
第八章 帅克成了装病的逃兵	065
第九章 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的帅克	078
第十章 帅克成为联队随军勤务兵	103
第十一章 帅克陪同神父去做战地弥撒	127
第十二章 辩论围绕宗教展开	138
第十三章 帅克给弥留者行临终涂油礼	145

第十四章	帅克成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	162
第十五章	灾祸临头 ...	205
第十六章	帅克在火车上闹的乱子 ...	220
第十七章	远征布杰约维策 ...	226
第十八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	256
第十九章	磨难 ...	283
第二十章	从摩斯特到索卡尔 ...	295
第二十一章	在匈牙利大地上 ...	314
第二十二章	在布达佩斯 ...	341
第二十三章	从哈特万到加里西亚前线 ...	387
第二十四章	开步走 ...	411
第二十五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里 ...	434
第二十六章	刑前祝祷 ...	449
第二十七章	帅克重回先遣连 ...	455

Chapter 1 第一章

帅克妄议世界大战

帅克是一个非常普通、不起眼的小人物。几年前，帅克就被军医审查委员会认定是个白痴，于是退了伍。这个不起眼的帅克从此以后只好靠卖狗来维持生计，兼替各种出身卑微的杂种狗伪造出身证明。

“斐迪南大公就这样被杀了。”女佣人在闲聊时对帅克说。帅克一边吐着烟斗，一边继续揉着他的膝盖。他患有风湿症，经常用樟脑油搓揉。“米勒太太，我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杂货铺老板普鲁什的伙计，那个笨蛋有一次喝了一整瓶生发油；另一个是捡狗屎的，叫做斐迪南·柯柯什卡，这两个都是小人物，就算消失了也没有人在意。”帅克说。

“不是，不是，是住在科诺皮什捷城堡的那个斐迪南大公，有可能会成为国王的那一个啊！虽然他有点胖，但是人还不算讨厌，挺虔诚的。”

“你说的那位斐迪南在哪里出事了呢？”帅克有了一点兴趣，他向来都是非常热心于这样的国家大事的。

米勒太太也十分乐意与人谈论：“在萨拉热窝，他与他的夫人坐着车子经过那里的时候有人用左轮手枪击中了他。大公当场就玩完了。”

“不一定吧，米勒太太，中枪之后也不一定马上就死啊，有

可能好半天才咽气呢！这事谁能料得到呢？像他那么阔气的大公，有那么多警卫，而且坐在车子里，只是出来巡视一趟，就走了这样的霉运，让人一枪给崩了。”

“对啊！左轮手枪相当厉害的，前一阵不就有个先生玩左轮，把全家人都给打死了？连看门的都遭了殃，也被打死了。”米勒太太胆战心惊地说。

“其实啊，是因为我们要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估计是惹急了土耳其人，才给了那个斐迪南一枪。像他那样气派的人，也没落个好死！”

“帅克先生，您知道的还真不少呢！啧啧！”

“当然了，而且我敢说他们买的那杆枪非常棒，并且开枪打死大公的那个人一定也非常不简单。我敢和您打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任务。杀死一位大公哪有那么简单？那么多的警卫、人和车辆，而且必须要假装成一个绅士，假如穿得破破烂烂，像个要饭的，还没靠近大公就被警察抓住了。”

“干这种事……可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米勒太太发表了她的高见。

帅克正好按摩完他的膝盖，刚好对米勒太太发表一篇长篇大论：“当然了，要是想弄死一位大官或国王什么的，总要找很多人，想一个周密的计划，集思广益，然后挑出一位勇士去完成这项任务。能否成功还得看各方面条件的配合。时间、地点和时机都要刚刚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就是大公的车子经过的那一瞬间，子弹刚好击中他。”

米勒太太非常赞同地点了点头，她的眼光鼓励着帅克，他越讲越兴奋了。

“以前那个叫卢德谢尼的不就是一刀杀了我们的伊丽莎白皇后

吗？一分钟之前，他们俩还一起很悠闲地散步呢。树大招风，许多名人都莫名其妙地遇害，这背后有很多隐秘的原因呢！”

帅克咽了咽口水继续往下说：“那些人什么都不怕，谁都敢杀，说不定有一天他们还会拿沙皇和他的皇后开刀呢，或许杀红了眼，连其他人也不放过。皇族表面看起来非常风光，但是暗地里也结下了不少的仇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仇家端着枪拿着刀冲出来，真是危险啊！”

“而且那些个不要命的人还放出话来说迟早有一天要把皇帝杀掉，不论是谁都救不了他们。最大胆的是，这个胆大的狂徒在酒店里喝酒的时候居然敢不付账，还打了酒店老板一个耳光，于是酒店老板就叫警察把他抓起来了，关在囚车里，这回让他知道了，国家可不是吃素的！”

“现在的新鲜事还真不少啊！”米勒太太也听出兴趣来了，“您还听说过什么样有趣的事啊？”

帅克一边穿外衣一边说：“我还在军队当兵那会儿，有个步兵拿着一枝上了膛的步枪在兵营里四处游荡，大家都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他居然说要找大尉谈话。大尉当然不会好好和他讲话，一出来就命令他在营房外面待着。他火冒三丈，冲着大尉的胸膛开了一枪，血从上尉的前胸后背流了出来，把办公室里的人都吓坏了。”

“天哪，有这样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米勒太太对于军营里发生这样的事相当惊奇，“那个当兵的后来怎么样了昵？”

帅克已经穿上了外衣，他正在整理礼帽，这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接着说：“谁赶上这种事也得脑袋搬家了。他有自知之明，还没来得及枪毙他呢，他就自己吊死了。他借口裤子老是掉下去，向禁闭室的看守借了一根裤腰带，等大伙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

用看守的裤腰带吊死了。所有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他为什么要借别人的裤腰带吊死。”

“更倒霉的是把裤腰带借给他的那个看守，他就因为这件事被判了六个月的监禁。估计他也不知道别人要使他裤腰带上吊，后来他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跑到瑞士当传教士去了。据我估计，那个被杀的斐迪南也是被那个枪手给骗了，只注意那个枪手衣着名贵、彬彬有礼，并不疑心枪手要杀他。然后那个枪手冷不丁地把手枪给掏了出来，一枪就叫那个斐迪南大公丢了性命。现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只是老实人不多。”

帅克忽然想起一点什么来，问道：“他朝大公身上开了一枪还是几枪？”

“据报纸说是很多枪，把斐迪南大公打得像个马蜂窝一样。那也要不少的子弹吧？估计子弹都打光了。”

“那个枪手不是普通人，这事干得真不赖，不知道他使的是什么枪。假如是我，我就去买一把勃朗宁，又轻巧又好用，随便藏在哪里都看不出来。子弹的速度太惊人了，在短短的两分钟里，可以打死二十个大公级别的人物，不管他是胖子还是瘦子。而且我个人认为，胖子总是比瘦子好打些，对吧，米勒太太？”

帅克先生又开始滔滔不绝了：“你记得那个胖乎乎的西班牙国王是怎么死的吗？也是被打死的。话又说回来，当国王的多半都是大胖子。好啦，米勒太太，我要去‘管你够’酒家喝一杯，有件事情我需要交代一下，我已经将家里的那只小猎犬订给别人了，而且收了订金。要是有人来取，就对他说明小狗现在住在乡下的养狗场里，在耳朵长好之前它必须待在那儿，否则会伤风的。还有，你走的时候把钥匙交给门房就可以了。”

“管你够”酒家在附近一带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了。老板巴里维

茨尽管是个粗人，可也喜欢卖弄点酸溜溜的墨水，总是劝人阅读雨果的作品，尤其是写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给英国人铿锵有力回敬的那一小段。但他自己说话可就不顾那么多了，每说一句话都得加个“屁”字、“屎”字一类的粗话，譬如他老说“老子才不管这屁事呢！”

下午这会儿，酒家里的客人很少，只有一位顾客——勃利特施奈德，他的真实身份是警察局的密探。但密探也有无聊的时候啊，他总是想和巴里维茨聊点什么，而巴里维茨只注意手边的一堆脏盘子，两个人怎么也聊不起来。

勃利特施奈德还是想和巴里维茨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一开口便是老生常谈：“今年夏天真不错啊！”

“不错顶个屁！”巴里维茨的反应真够令人失望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收拾他的碟子。

勃利特施奈德几乎都不抱希望了，巴里维茨仿佛对与他谈话没什么兴趣，但他又不死心：“你知道萨拉热窝出的那件好事儿了吧？”

“你说的‘萨拉热窝’是在努赛尔酒店的包房吧？那儿可够乱的，每天都有人在打架，而且还因为打架而出名。”巴里维茨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不是努赛尔酒店，是波斯尼亚省的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巡视那里的时候被人打死了，现在，很多人都在议论呢！”

巴里维茨对这些政治事件可没什么兴趣，他一边点着烟斗，一边不屑一顾地回答说：“我对这种屁事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哪个兔崽子想问我这号事，我会让他尝到我的厉害的，让他吻一下我的屁股！这个主意不赖吧？”巴里维茨对这类话题相当的谨慎，“现在这样的社会，真的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谁要是和政治上的

鸟事沾上了边，都有可能丢掉脖子上的那颗东西。我只是做小本生意，每天招呼客人就够我忙的了，至于什么萨拉热窝，哪个大公被打死了，我压根就没有一点兴趣，他妈的什么鸟事，我才不想管。多管闲事的结果只会是去庞克拉茨监狱待着。”

看来这场谈话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勃利特施奈德大失所望，他环顾四周，终于发现了一个新的话题，“现在挂镜子的那地方以前不是一幅皇帝的肖像吗？好端端的干吗要换啊？”

巴里维茨说：“这画以前倒在，但是店里有许多苍蝇，常常在画像上拉屎。我可不想对皇帝大人不敬，或是因为这事而他妈的去蹲班房，所以就收到顶棚上去了，店里人多嘴杂，我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是不是因为萨拉热窝的关系啊？”勃利特施奈德又把话题给扯了回来。可这并没有难倒巴里维茨先生，他既要同酒客聊天，又不想招惹是非：“你说的萨拉热窝我想起来了，那儿天气非常热，我以前在那儿当兵的时候，上尉先生经常会往头顶上放一块冰用来解暑。”

密探勃利特施奈德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您那时在哪个联队当兵呢？”

巴里维茨必须格外小心勃利特施奈德这号人：“您怎么对这种事都有兴趣呢，连我自己都记不住了。这种鸟事，我可不感兴趣，劝您也不要多管闲事了，小心惹祸上身，到时候就麻烦了。”

勃利特施奈德讨了个没趣，知道从巴里维茨那里挖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也不说话了，阴沉着脸喝啤酒。

“老板，给我一杯黑啤酒。”帅克迈进了酒店，“据说维也纳今天也挂了黑纱了。”

一听这话，勃利特施奈德两眼放光：“他们在科诺皮什捷挂了

十幅黑纱，表示哀悼。”

帅克坐了下来，猛灌了一口啤酒，满意地咂了咂嘴，“我说应该挂上整整十二幅黑纱。”

“为什么呢？”

“十二幅就是一打，好计数也好算钱，而且成打买比较划算。”帅克自己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勃利特施奈德也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回敬他。

帅克又率先打破了这沉默：“那个斐迪南大公还真是不走运啊！年纪轻轻的就死了，他本来有机会能够当上皇帝的。不过这样的事谁说得清楚呢，我当兵那会儿有个十分得宠的将军，本来可能升官做元帅的，可是有一天莫名其妙地从马上摔了下来，等大伙把他扶上去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他已经断气了。我自己最讨厌军事演习了，平白无故搞什么演习？还不定发生什么事呢。有一次演习的时候，他们让我在单人禁闭室里待了十天，就因为我的衣服上少了二十颗纽扣，关禁闭的日子可真难受啊。最可恶的是，他们还把我的双手绑在脚上，他们管这叫‘鸳鸯套’，我只能缩成一团。”

说到这儿，帅克喝了一口啤酒，他的思想完全回到了以前当兵的那会儿：“军队有军队的纪律，要不然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在军队里，谁都得遵守纪律，否则会受到惩罚的。我们部队里的马科维茨上尉就常常对我们说：‘你们这班杂种要是没有了纪律，还无法无天，像个猴子一样四处乱窜？那还当什么兵，打什么仗啊！’他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的：无论如何军队也该有个纪律，总不能让士兵到处乱跑，或者真的像猴子一样全都蹲在树杈上吧，那像什么话啊！”

帅克越扯越远，密探勃利特施奈德又不失时机地把话题给拉

了回来，转入正题：“萨拉热窝那事，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

帅克可没有酒店老板巴里维茨那样谨慎小心，他正想就外交大事发表一大通的评论呢：

“您老可大错特错了，凶手是土耳其人。这事土耳其人计划了很久，目的是为了捞回波斯尼亚和黑山。土耳其在一九一二年的时候败给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后来，他们想要奥地利出兵帮助，但你想，奥地利能答应吗？于是土耳其人怀恨在心，找机会报复，所以他们就杀了斐迪南。”帅克对奥地利与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形势分析了一通之后得出了上面的结论。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些什么，转过头去问酒店老板巴里维茨：“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些土耳其狗崽子？”

巴里维茨还是那种不偏不倚的口气：“对于我们这样开酒店的人来说，政治顶个屁用，又不能多赚钱。土耳其人往店里一坐，也和你们一样是我的客人，只要他们付清酒钱，别的我也不多管，这是我的原则。只要他不拖欠我的酒钱，他爱杀谁就杀谁，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入什么党派就入什么党派，关我屁事！这些闲事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

在这里耗了这么久，密探总得抓住一个口实什么的：“你们不觉得这对奥地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

巴里维茨对这个问题显然没有什么兴趣，帅克却抢着发表自己的意见：“斐迪南对于奥地利的意义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废物就可以随便代替的，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认为他应该长得更胖一点，那样的话就非常好了。”

勃利特施奈德的鼻子嗅到了帅克话里不平常的味道，他觉得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于是试探性地问道：“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您能不能具体地说一说？我很有兴趣。”帅克洋洋得

意地说道：“什么意思，你连这个都不明白吗？我解释给你听好了：斐迪南大公要是再胖一点的话，就不会到萨拉热窝去送死了，报纸都登满了这桩败兴事，真是丢人现眼，活脱脱的一个现世宝，他要是再胖一点的话……”

“会怎么样？”

“肯定会为了保卫他城堡周围的蘑菇和干柴中风而死的。你知道，大公他老人家对付城堡附近那些占他便宜的刁民的手段可是出了名的。很多年前，布杰约维策的集市上有个名字叫帕希基斯拉夫·鲁威克的牲口贩子因为一点口角被人捅死了。就为了这点小事，引出了一连串的事来。帕希基斯拉夫·鲁威克的儿子叫博胡斯拉夫。可人们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被刀子捅死的那个人的儿子，他的牲口怎么也卖不出去了，到最后，他走投无路，就跳河自杀了，就是从伏尔塔瓦河上的克鲁姆洛瓦桥上往下跳的。有人看见他自杀，就去救他，他喝了一肚子的河水。大家七手八脚地帮他把肚子里的水弄出来，还找来了医生，但最后，他还是死了，真是一个不幸的人啊！”

帅克的这个比喻与原来的话题完全不搭边，天晓得帅克的脑子是如何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连精明的密探都被他弄糊涂了：“斐迪南大公被刺与这个牲口贩子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没有。”帅克的回答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我只是偶然想到就说了出来，应该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一个大公怎么可能与牲口贩子有什么联系呢？那不是开玩笑嘛！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别人，而是斐迪南大公的妻子！”

“你担心她什么？”

“你想啊，那个枪手只用了一支枪，就使她失去了丈夫，使他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使他的领地失去了主人，她就是一个寡妇了。